

冷漠的人

「意」莫拉维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冷 漠 的 人

〔意〕莫拉维亚 著

袁华清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Alberto Moravia

GLI INDIFFERENTI

本书根据意大利 Garzanti 出版社 1975 年版本译出

冷 漠 的 人

〔意〕莫拉维亚 著

袁 华 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28,000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9,000 册

书号：10188·676 定价：1.95 元

莫拉维亚及其《冷漠的人》

(代序)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在今日意大利文坛上居鳌首地位，长篇小说《冷漠的人》是一件在意大利现当代文学宝库中熠熠发光的瑰宝；在意大利国内外评论界，上述意见已成定论。

意大利左派评论家朱里阿诺·马纳科尔达甚至认为《冷漠的人》是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一九二九年在法西斯统治史和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代……两部开了新现实主义先河的长篇小说——莫拉维亚的《冷漠的人》和阿尔法罗的《阿斯普洛蒙泰的人们》——在这一年付梓印行。”①

一九七九年版美国《科里埃氏百科全书》第十六卷中写道：“莫拉维亚是在国外名声最响的意大利当代作家。”《冷漠的人》“向法西斯制度的宣传挑战”，“使作者一举成名”。

“莫拉维亚完全有权被认为是当代意大利小说界最杰出的大师之一，”这是苏联著名评论家波卢雅赫托娃的看法。她还断言，《冷漠的人》“使被现代派否定的现实主义小说复活了。在那些以描绘具有强烈激情的主人公为时尚的日子里，这部别具一格的小说的书名——《冷漠的人》——就不同凡响”。“《冷漠的人》不仅是莫拉维亚的成名作，而且

也是他的最佳作品。”^③

我国的意大利文学研究者也持相同意见：“莫拉维亚，卡尔维诺，夏侠——大凡谈及意大利当代文学，这三个名字是不能不首先提到的……在今日之文坛，他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有当代意大利文学‘三杰’的美称。”^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肯定了《冷漠的人》的思想性，指出“它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庸俗、虚伪的生活，揭露法西斯统治初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空虚、堕落的精神状态”。

一九二二年深秋，法西斯党“向罗马进军”得逞，国王被迫“邀请”墨索里尼组阁，意大利从此成了一个法西斯独裁国家。墨索里尼当权后，对外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实行高压政策，排除政敌，加强经济管制，通过“人民文化部”对舆论工具和文学艺术严加控制。在那“黑暗的二十年”中，一部分作家屈服于法西斯政权的淫威，把文学引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致力于在写作技巧和语言形式上施展雕虫小技。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创作纳入法西斯政治宣传的轨道，直接间接地为墨索里尼政权唱颂歌，为当局的倒行逆施辩护。他们的作品粉饰太平，美化现实，鼓吹“速度”、“力量”、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笔下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具有高尚的情操，宏大的理想，笃诚的信念和强烈的激情，这些人似乎个个壮怀激烈，血气方刚，爱得真诚，恨得深

① 朱里阿诺·马纳科尔达：《两次大战之间的意大利文学，1919—1943》，第219页，联合出版社，罗马，1980年。

②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教程》，第773、775页，高等学校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

③ 《世界文学》，1983年第4期，第129页。

切，是法西斯得以昌盛兴隆的社会基础。

进步知识分子，有良心的作家，对这些胡编乱造、歪曲现实的作品无不嗤之以鼻。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对法西斯的厌恶，反映人民的愿望，刻划生活的真实面貌。以夸齐莫多、蒙塔莱、萨巴等人为代表的“隐逸派”诗人，用隐晦含蓄的词句表述内心的各种情绪，发泄对墨索里尼专制政权的愤懑；西洛尼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写下了《丰塔马拉》、《面包和酒》等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阿尔法罗、贝尔纳里、勃兰卡蒂、约维奈等人也有一些针砭时弊、反映现实的佳作问世。而莫拉维亚的《冷漠的人》则是这类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原名阿尔贝托·平凯尔莱，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罗马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建筑师和画家。一九一六年，莫拉维亚罹骨结核，在家卧床三年后住进疗养院。疾病给他带来了肉体痛苦、精神折磨和无数个不眠之夜，但也使他有大量时间，可供阅读、思考、观察、写作。一九八二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意期间，莫拉维亚向译者透露：“当时我写了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甚至还有两部长篇。《冷漠的人》的腹稿也是在病榻上大体拟就的。”一九二五年，莫拉维亚病愈出院，花了两年半时间写出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二十世纪出版社看完手稿后拒绝承印，说是“词不达意，一片混乱；涵义晦涩，不知所云”。几经周折后，米兰的阿尔卑斯公司终于同意出版，条件是作者自费。一九二九年，《冷漠的人》问世。

“《冷漠的人》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动笔，一九二八年三月

脱稿的……我在书中描绘出一幅当时罗马中产阶级家庭日常生活的生动完整的画面，”莫拉维亚在《回忆〈冷漠的人〉》一文中写道。^①从内容上分析，这部小说与当时充斥书肆的为法西斯统治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背道而驰，鞭辟入里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冷漠自私和空虚堕落；从形式上说，它恢复了被现代派全盘否定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许多方面有创造性的发展。因此，《冷漠的人》刚出版便受到热烈欢迎，短期内抢售一空，几个月不到便连印五次。墨索里尼政权看出了这部离经叛道小说的潜在危险性，下令禁止印行。不久，梵蒂冈也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把它列为禁书。

法西斯当局和罗马教廷把《冷漠的人》视作洪水猛兽，对它嫉恶如仇，从反面证明了这部小说的进步意义和认识价值。莫拉维亚以细腻的笔触，详尽铺陈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三天日常生活，通过深刻的心理描写，精心塑造出五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人们从中发现，意大利资产阶级并非象报章杂志、御用文人描绘的那样朝气蓬勃、情操高尚，而是冷漠、虚伪、嫉妒、淫乱、利欲熏心、不可救药。

米凯莱是一个典型的“冷漠的人”。他没有激情，没有信念，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整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当他知道了莱奥的卑鄙、丽莎的可笑、母亲的愚蠢和姐姐的幼稚后，他很想产生出一些真挚的感情：恨莱奥，爱丽莎，怜悯母亲和姐姐。然而，他的激情“只存在于他的意愿中”，主宰着他的心灵的是永恒的冷漠。有时，他也会燃起一阵短暂的怒火，甚至还能做出几件鲁莽的举动；但他的怒火

^① 莫拉维亚：《把人作为目的》，朋彼阿尼出版社，米兰，1964年。

永远也燃不成仇恨的烈焰，相反，会在顷刻间被冷漠所扑灭。因此，他朝莱奥扔出烟灰缸不久，便低三下四地向莱奥道了歉；刚把枪口对准莱奥扣了两下扳机，便在内心暗暗称赞莱奥看中了卡尔拉，眼光实在不错。

卡尔拉也是一个“冷漠的人”。除了盼着及早离开这个庸俗不堪、令人窒息的家庭外，她对其他一切都持冷漠态度。她虽然只有二十四岁，但感情已经麻木了。莱奥跟丽莎旧情未断，跟她母亲长期姘居，眼下又设法霸占她家的房产，这些她全知道。但这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能过上新生活，她照样同意向莱奥献身，哪怕彻底毁掉自己也无所谓。

莱奥·梅卢迈奇是司法部的高级职员，是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恶习。他的生活动力是金钱和女人。他发现成了新寡的玛丽阿格拉齐娅有一幢能卖出好价钱的花园别墅后，立即抛弃了未婚妻丽莎，成了玛丽阿格拉齐娅的情人；通过质典手段将别墅搞到手时，又开始引诱玛丽阿格拉齐娅的女儿卡尔拉。

而玛丽阿格拉齐娅和丽莎则是虚伪、庸俗、嫉妒的象征。她俩终日无所事事，在争风吃醋、恣情纵欲中消磨时光，浪费精力。

《冷漠的人》无情地扯下了蒙在资产阶级脸上的面纱，使它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然而，作者的意图不仅在于向我们展示一幅资产阶级群丑图，而且还进一步揭示出造成他们的可鄙性格的社会原因。“在别人面前不能老是讲心里话……社会习惯往往迫使人们干出违心的事情来……不然的话，谁知道会闹出什么结果……”玛丽阿格拉齐娅

讲的这几句话是发人深省的。

本书为人称颂的另一点是形式与内容紧密配合。细腻入微的叙述，发展缓慢的情节，变化不大的句型——这一切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沉闷压抑的气氛，与主题正相契合。“沉默”、“相对而视”之类的词句和口是心非的段落频频出现，有助于突出人物的冷漠和虚伪。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尽管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秽行劣迹，披露了他们的情场纠葛，但并没有写下不堪卒读的语句。莫拉维亚后来的一些作品（如《罗马女人》、《乔恰里阿女郎》、《烦闷》、《我和它》、《内心生活》）固然也暴露了西方社会的弊病和资产阶级的堕落，但内中有不少猥亵描写，大大减弱了本身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不少人认为，《冷漠的人》无论从思想上或艺术上来分析，都是莫拉维亚的最佳长篇小说，这也许是原因之一吧。

译 者

1983年9月于北京

卡尔拉进来了。她身穿一件褐色的粗呢子短上衣，下套一条裙子，裙子很短，关门时裙裾撩起，高出腿上那双长统袜的松宽的袜口足有一掌。但她没发现这点，只顾向前蹒跚而行，同时带着迟疑的神情，用神秘的目光看着前方。只有一盏灯亮着，灯光照着坐在长沙发上的莱奥的膝头。一片灰暗笼罩着客厅的其余部分。

“妈妈在换衣服，”她一面说，一面渐渐走近。“过一会儿就下来。”

“咱们一起等她吧，”莱奥朝前俯过身来说。“到这儿来，卡尔拉，坐在这儿。”但卡尔拉没有接受他的提议。她伫立在放着那盏灯的茶几旁边，目光投向灯罩下的光环。位于光环中的那些小玩意儿及其他物品，跟分散在黑暗的客厅里的没有生气和不成形的东西不同，它们充分显露出自己的绚丽色彩和结实外形。她伸出一个手指，贸然碰了碰一件中国瓷器上的一个会动的脑袋：这是一头驮满货物的驴子，背上的两只筐子中间端坐着一个身穿花长袍的大腹便便的农民，活象乡间供养的菩萨。驴子的脑袋上下晃动，卡尔拉两眼低垂，双唇紧闭，脸颊被灯光照亮，她似乎正全神贯注于拨弄驴子的脑袋。

“你留下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她终于提了个问题，但没抬头。

“当然喽，”莱奥一边回答，一边点起一支烟。“你大概不愿意我留下吧？”他坐在沙发上，身子往前倾，专注、贪婪地打量着这位妙龄少女：肌腱发达的双腿，扁平的腹部，高耸的乳峰，胸部中间的深谷，纤弱的胳膊和双肩，还有细长的脖子上的那颗沉甸甸的圆脑袋。

“唔，多标致的姑娘，”他反复想道，“多标致的姑娘。”当天下午被抑制住的欲火重新燃起来了，热血涌上他的面颊。他欲火中烧，真想大叫一声。

她又碰了一下驴子的脑袋：“今天喝茶的时候，妈妈的脾气多暴躁，你看得出来吗？大伙儿都瞧着咱们。”

“这是她的事，”莱奥说。他凑上前来，漫不经心地掀起她的裙子的一角。

“你知道自己有一双漂亮的大腿吗，卡尔拉？”他说，同时向她转过一张愚蠢和激动的脸；他想装出一个欢快的微笑，但没有成功。卡尔拉既没脸红，也不作答，只是猛地一摔手，把裙子放下。

“妈妈为你吃醋，”她瞅着他说。“因为这个缘故，她使得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莱奥摆摆手，意思是：“我又有什么办法？”接着他往后一仰身，重新靠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

“你可以象我这样，”他冷冰冰地说，“一见暴风雨即将来临，就赶紧闭上嘴巴……事情过去后，一切就结束了。”

“对你来讲是结束了，”她低声说。莱奥的话仿佛重新燎燃了她心头的那股由来已久的无名怒火。“对你来讲是这样……可是，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她嚷了起来。由于愤怒，她的嘴唇不住抖动，眼睛瞪得滚圆。她用手指顶

着自己的胸口。“我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对我来说，事情根本没有结束……”沉默片刻。“你要是知道，”她接下去说；嗓门倒是压低了，但愤懑却使她把每个词都咬得很清楚，而且还赋予它们一种特别的腔调，象是外国口音。“这一切可悲透顶，卑俗至极，看了真叫人难受。每天看着这种场面，这是一种什么生活啊……”一股死气沉沉的怨恨的浪潮从笼罩着客厅的另一半的暗影中涌来，碰到卡尔拉的胸膛后消遁了，重新归于黑暗，连一丝浪花也没留下。她睁大眼睛，屏住呼吸；怨忿情绪的这种传递方式，使她说不出话来。

他俩相视无言。“见鬼，”莱奥寻思道；卡尔拉的口气这么激烈，他颇觉惊诧。“事情挺严重。”他俯过身，递给她一包烟。“抽支烟吧，”他和颜悦色地提了个建议。卡尔拉接受了，她燃起烟，喷出一团烟雾，又朝他走近一步。

“这么说，”他从下而上瞧着她问，“你确实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看见她微微点了点头。他讲话时用的亲昵语调使她感到非常尴尬。“既然如此，”他补充道，“你知道，当一个人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换个方式。”

“我最后准会那样做的，”她斩钉截铁地说，似乎在演戏；然而，她觉得自己扮演的的是一个虚伪和可笑的角色。她难道正沿着忿激的斜坡，不知不觉地滑进这个男人的怀抱吗？她瞟了他一眼：他既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嗯，不，他比别人要好些，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有一件事是命中注定的：他等了十年，盼着她发育成熟、长大成人，此时此刻，就在这天晚上，就在这个昏暗的客厅中，她将掉进他的罗网。

“换个方式，”他又说了一遍。“你和我一起生活吧。”

她摇摇头：“你疯了……”

“不，应该这样，”莱奥凑过去，一把拽住她的裙子。“咱俩把你母亲撵走，把她赶到魔鬼那儿去。你将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卡尔拉……”他拽着裙子，激动的目光从她那张惊恐和犹豫的脸上移到露在长统袜上方的那一小截赤裸的大腿上。“把她带回我家，”他盘算道，“占有她……”他喘不过气来了：“你想要的一切……衣服，许许多多衣服，旅行……咱们一块儿去旅行……象你这么个漂亮姑娘竟作出了这种牺牲，真可惜……和我一起生活吧，卡尔拉……”

“可是，这一切是办不到的，”她一边说，一边徒劳无益地试图让他的那双手放开裙子。“有妈妈在……办不到。”

“咱俩把她撵走……”莱奥又说了一遍。他这回搂住了她的腰肢。“把她赶到乡下去，该结束了……你将和我住在一起，对不对？你将和我住在一起，因为我是你唯一真正的朋友，只有我能理解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不顾她作出的许多惊恐动作，把她抱得更紧了。“到了我家后，”他寻思道：他的欲念如同一场暴风雨，这些匆匆出现的念头便是暴风雨中的耀眼闪电，“我就会让她知道，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抬眼望着她那张惶惑的脸，产生了一种对她随便说句情意绵绵的话、让她定下心来的愿望：“卡尔拉，我的爱……”

她又徒然作出一个推开他的动作，但比刚才还要软弱无力，因为她现在已被某种听天由命的意愿制服了。为什么要拒绝莱奥呢？类似的美德只会使她重新陷入苦闷，使生活又走上习俗的平庸乏味和令人生厌的轨道。此外，她对道德对称论^①有一种致命的嗜好，她觉得，这种几乎是

在家里发生的艳遇是她的生活的应得结局；事情过去后，一切都将焕然一新：生活将焕然一新，她自己也将焕然一新。她凝眸看着莱奥那张朝她凑过来的脸。“让一切都结束吧，”她心想，“毁掉一切……”她象打算从高空跳下的人那样，感到头晕脑胀。

然而，她却央求道：“放开我。”她再次试图挣脱。她模糊地想道：先拒绝莱奥，以后再顺从他。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或许是为了有时间考虑面临的全部危险，或许是为了最后卖弄一下风情。她毫无用处地挣扎着。她那压得低低的、焦虑忧愁的和缺乏自信的声音匆匆重复着这个徒劳无益的请求：“咱们还是作为好朋友吧，莱奥，你愿意吗？和以前一样，是好朋友。”可是，裙子被撩上去了，大腿统统露了出来。在她的全部推挽姿势中，在她为遮住身体和保护自己而做的那些动作中，以及在她由于莱奥的充满欲念的拥抱而脱口而出的叫声中，有一种羞耻感和一种即使挣脱他的搂抱也无法消除的受辱感，她脸红了。

“咱俩是最好的朋友，”莱奥带着一种几乎是欢快的声调反复说道；同时，他攥紧拳头，使劲揉着她的粗呢裙子，“最好的朋友，卡尔拉……”他咬紧牙齿，他的全部激情由于这个渴望中的躯体近在身旁而沸腾起来。“我终于得到了你，”他一面这么想着，一面在沙发上扭了扭身子，给姑娘腾出个地方。他正要把那个仰得比灯还高的脑袋往下按的时候，从黑漆漆的客厅那端传来了玻璃门开启的“叮咚”声，这表明有人进来了。

① 当时意大利部分青年奉行的一种“理论”：父母行为不检点，子女也不必在道德上约束自己，以保持两代人的“道德对称”。

是卡尔拉的母亲；她的出现使莱奥的姿势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他立即向后一仰，靠在沙发背上，一条腿往另一条腿上一搁，用冷漠的目光扫了姑娘一眼。这还不够，他甚至装出正在把一句开了头的话讲完的样子，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说：“相信我吧，卡尔拉，没别的事可干。”

母亲逐渐走近，她没换衣服，但梳理了头发，扑了许多香粉，还抹了胭脂口红。她步态蹒跚地离开门口走上前来。在黑影中，她那张表情呆滞、线条不清、浓妆艳抹的脸盘，恍若一个傻里傻气但又忧愁伤感的面具。

“我让你们久等了吧？”她问。“你们在谈些什么？”

莱奥一挥胳膊，指指在客厅中部挺立着的卡尔拉：“我正在对您女儿说，今晚没别的事可干，只好留在家里。”

“确实没别的事可干，”母亲用庄重和权威的口吻表示赞同，随即坐在情人对面的一把软椅中。“我们今天已经去过电影院了，而剧场里上演的则全是已经看过的东西……我倒很乐意去看看皮蓝德娄剧团演出的《六个剧中人》^①……可是，坦率地说，怎么搞票呢？……今天是为一般观众演出。”

“我可以向您担保，您不去不会有任何损失的，”莱奥指出。

“唔，这话不对，”母亲稍加反驳，“皮蓝德娄的有些东西很精采……不久前咱们看过的那出喜剧叫什么来着？……等一等……噢，对了，《面具和脸膛》。我看得津津有味。”

① 指一九三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意大利著名剧作家和小说家路易吉·皮蓝德娄 (Luigi Pirandello, 1867—1936) 的代表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嘴，但愿如此……”莱奥一面说，一面在沙发上把身子往后一仰。“不过，我却从头到尾厌烦得要死。”他把两手的大拇指插进西服背心口袋，先看看母亲，后来又瞧了卡尔拉一眼。

卡尔拉站在母亲的软椅后面，接受了这一瞥毫无表情的沉重目光。她的诧异心情如同一块玻璃，在他的目光的冲击下成了碎块。她第一次发现，眼前的这个场面由来已久，已经成了习惯，着实令人焦虑：面对面坐在那儿交谈的母亲和情人，黑影，那盏灯，那两张静止和愚鲁的面孔，以及温顺地倚靠在椅背上讲话和听着他俩讲话的她自己。“生活没有改变，”她思忖道，“也不会改变。”她打算嚷出声来。她垂下双手，贴着腹部互相揉搓，她使的劲很大，腕部开始隐隐作痛。

“我们可以留在家里，”母亲接着说，“何况这星期我们天天有事……明天有个茶会，将有舞蹈表演，为遗婴们募捐……后天在格兰德饭店有化装舞会……前几天我们四处应邀……唔，卡尔拉……今天我看见了里奇太太……老到那种程度……我留心观察了她……两道深深的皱纹从眼角一直连到嘴边……还有头发，简直不晓得成了什么颜色……可怕！……”她努努嘴，双手在空中挥了一下。

“可怕的不是这个，”卡尔拉说罢走上前来，挨着莱奥坐下。一种轻微的和痛苦的不耐烦感刺激着她。她预见到，母亲旁敲侧击、指桑骂槐一阵之后，最终会象往常那样，在情人面前妒意发作，闹上一场。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发作，她心中无数；但她确信母亲肯定会发作，如同确信第二天明亮的太阳将升起，然后又让位给黑夜一样。这种

清醒的预见给她带来了一种恐惧感。没有补救办法，一切都是不可推移的，都被一种卑俗的天数主宰着。

“她对我闲扯了一大堆事，”母亲继续说。“她告诉我，他们把旧汽车卖了，买回一辆新的……一辆菲亚特……‘您知道吗，’她对我说，‘我丈夫在国民银行里成了帕里奥尼的左右手……帕里奥尼缺了我丈夫不行，帕里奥尼认为我丈夫最有可能成为他的合股人。’左一个帕里奥尼，右一个帕里奥尼……卑鄙！……”

“为什么说她卑鄙？”莱奥说，一面从眯缝着的眼皮中间打量着这个女人。“这一切当中有什么称得上是卑鄙的？”

“您知道吗，”母亲紧盯着他说，似乎请他仔细斟酌一下词句，“帕里奥尼是里奇太太的朋友？”

“人人都知道，”莱奥说。他那混浊的目光沉重地落在心不在焉和无可奈何的卡尔拉身上。

“您是不是也知道，”玛丽阿格拉齐娅一字一顿地追问，“里奇夫妇认识帕里奥尼之前身无分文……而现在却有了小汽车？”

莱奥转过头来：“噢，原来是为了这事。”他大声说道：“这有什么不好的？……穷人嘛，各自找门路。”

他好象点燃了一根仔细准备好的导火线。

“啊，是这样，”母亲说，她睁大两眼，露出嘲讽的神情。“您为一个不知羞耻、长相也不好看的女人辩解。这个干瘪娘儿厚颜无耻地敲榨她的朋友，让他掏腰包买汽车，买衣服，还能想出办法把丈夫蒙在鼓里。谁知道她那个丈夫是笨蛋还是滑头……您还有原则吗？哼，太好了，实在太好了……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能解释……显然，